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清代宫廷艳史

第二部

（民国）许啸天 著

第三十四回

牛鬼蛇神雍和宫 莺燕叱咤将军帐

却说雍正皇帝侦探的手段十分厉害。那时有一位大臣，名叫王云锦，是新科状元，雍正皇帝十分看重他。满朝官员见他是皇帝重用的人，便个个去趋奉他，每日朝罢回家，门前总是车马盈门，这位王状元别种玩儿他都不爱，只爱打纸牌。他在家，一空下来，便拉着几个同僚在书房里打纸牌。有一次，他成了一副极大的牌，正摊在桌面上算帐，忽然一阵风来，把纸牌刮到地下。大家去拾起来，一查点，缺了一张纸牌。王状元也并不在意，便吩咐家人另换一副纸牌重打。第二天王云锦上朝，雍正皇帝问道：“昨天在家里作何消遣？”王状元老老实实回奏说：“在家里打纸牌玩儿。”皇帝听了笑笑说道：“王云锦却不欺朕。”接着又问道：“朕听说你成了一副大牌，被大风刮去了一张，你心中很不高兴。今天可还能打到那一张牌吗？”王云锦听了，心中十分害怕。只得硬着头皮说道：“圣天子明鉴万里，风刮去的那一张牌，臣到今天还不曾找到。”雍正皇帝便从龙案上丢下一张纸牌来，说道：“王云锦，看可是这一张牌？”那王云锦一看，正是昨天失去的那张纸牌，他忙磕着头说“是”。皇帝笑说道：“如今朕替你找来了，快回家成局去罢！”说着，便站起来退朝。

从此以后，那班官员十分害怕雍正皇帝，便是在私室里，

也绝不敢提起朝政。雍正皇帝到这时才得高枕无忧，每天在宫里和那妃嫔宫女调笑寻乐。这时他早把那贵佐领的女儿升做贵妃，另外又封了四个平日所宠爱的为贵妃。只有贵妃最是得宠。朝晚和她在一处说笑。这位贵妃又有特别的动人处，她每展眉一笑，双眼微斜，真叫人失了魂魄；她身上软绵丰厚，叫人节骨十分舒畅。因此皇帝天天舍不得她，称她“温柔仙子”。

那大喇嘛打听得天子爱好风流，便打发喇嘛送一瓶阿肌苏丸去。这阿肌苏丸原是媚药，若服一二丸，便可；倘然多吃了，便要发狂。那大阿哥胤祔，便是误服了阿肌苏丸，直疯狂到死。皇帝得了喇嘛送他的药丸，越发快乐，真可以称得当者披靡，所向无敌。皇帝行乐之余，越发感念那大喇嘛。这大喇嘛曾经帮着皇帝谋夺皇位，原是有功人物，因此常常召喇嘛进宫来谈笑饮食，赏赐珍宝，喇嘛又传摇他许多秘术，皇帝便下旨替大喇嘛另建一座宫殿。京中原有一座喇嘛庙，在西山上；如今皇帝吩咐在皇宫后面另造一处宫殿，以便朝夕往来，那内务府奉了圣旨，便召集京中巧匠，又派内监到江南去采办木料。雍正皇帝为了这件事体，特派一个喇嘛充钦差大臣。这钦差大臣到了江面，十分骚扰，沿途勒索孝敬，又挑选良家妇女进去供他的淫乐。还有一班蠢男人，特意把自己的妻女送进喇嘛行辕去伴宿，说得了喇嘛的好处，便可长生不老。

这个风声一传出去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许多妇女都来自献，弄得这喇嘛搓接不暇，后来索性定出规矩来，凡是官家女眷见大喇嘛的，须先送贽见礼，少则一百两，多则一千两。江南地方被他搅得污秽不堪。直到第二年才回京去，集了五六百名工匠，造了三年工夫，才把一座喇嘛宫殿造成。开殿的第一天，便由大喇嘛收皇帝为弟子，封他为曼殊师利太皇帝。大喇嘛又陪着皇帝去游殿，殿中供着欢喜佛，一个个都塑得活泼玲珑，

奇形怪状，妖态百出。里面又有鬼神殿，中间供着丈二长的恶魔，塑着人的身体，狗的脸面，头上长两条角，抱着一个美貌女神，做狎蝶的样子；恶魔脚下踏着许多裸体的女人。雍正皇帝看了，心下十分快乐，便把这座宫殿称雍和宫，是说雍正皇帝皈依喇嘛教的意思。同时，京城内外敕建的喇嘛寺触目皆是；那班喇嘛便横行不法，一个个都做起官来。这时京城里有一句童谣，称做“在京和尚出京官”。皇帝的意思也是藉此报答大喇嘛从前拥立的大功。

但是，那时有拥戴大功的，除大喇嘛的国舅隆科多以外，还有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。皇帝便下旨，着海望为鄂尔泰在大市街北建宅，宅中应有陈设，都由官家赏赐。据说这一座赐第整整花了四百万银子。又封鄂尔泰为文端公。便是那张廷玉，也封他文和公，拜为首相，军国大事，凡有张廷玉说的话，皇上无有不依；从他死后，又拿他的神主配享太庙，这个恩宠也算到了极点。当时除鄂尔泰、张廷玉两人以外，还有一个年羹尧，也是皇帝极敬重的。到第二年上，年羹尧和岳钟琪平完青海西藏，皇上下旨：封年羹尧一等公，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也封一等公，又加太傅衔；岳钟琪封三等公。又授年羹尧为陕甘总督，先行班师，再去到任。那年羹尧得了圣旨，一路上耀武扬威，冲州撞县地班师回京，沿路的州县官在他马前马后迎来送去，在年大将军眼下，只是和脚底下的泥一般。便是那各省的官员，文自巡抚以下，武自将军以下，谁不见他害怕？倘然有一言半语得罪了大将军，只叫大将军瞪一瞪白眼，便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他们怕虽怕他，心中却个个含恨，一有机会，便要报仇。年羹尧手下有一个心腹中军官，姓陆名虎臣，他见大将军作威作福，难免招怨惹祸，便在无人的时候，去见年大将军，劝大将军诸事敛迹，免招物议。这时年羹尧三杯酒在肚里，

听了陆虎臣的话，不觉恼羞成怒，顿时拍案大骂说：“俺如今替皇上打下江山，便是天子见了俺也要畏惧三分，你是什么东西！胆改诽谤俺家。”喝一声：“斩！”便有帐下的刀斧手上前来绑住，推出辕门去。也是陆虎臣的命不该绝，那刀斧手正要行刑，恰巧遇到岳钟琪进帐来，陆虎臣忙喊：“岳将军救我！”岳钟琪问明白了来由，一面忙止住刀斧手，一面急急进帐去替他讨情。平日，年大将军的军令没有人敢拦阻的，只有这岳钟琪，是年大将军平日所敬重的人，才算看在岳将军面上饶他一死。这时军队前锋已到了卢沟桥，便罚陆虎臣在桥下做一个更夫。

年、岳两将军带领大队人马直向京城奔来。消息报到宫里，雍正皇帝下旨，命年大将军兵马暂驻扎城外，皇上要出城来亲自劳军。这时正是六月大热天，雍正皇帝摆动銮驾，迎出城来，一路在毒日头下走着，皇帝虽坐在銮舆里，却热得一把一把汗淌个不停。一出城门，皇帝又弃轿乘马，在马上头顶着太阳光，越发热得厉害，看着左右侍卫，却个个热得汗流浹背，又不敢挥扇。好不容易走到前面大树林子里，林子下面张着黄缎子行帐，中央设着皇帝的宝座，雍正皇帝下马来就坐，太监们上来，打扇的打扇，递手巾的递手巾，献凉茶的献凉茶。一会儿听得远远的军号响，知道年大将军到了。皇帝踱出帐去，骑在马背上候着。只见前面旌旗对对，刀戟森森，在日光下一队一队地走前，静悄悄的鸦雀无声；那兵士们脸上的汗珠，和雨一般淌着，却没有人敢拿手抹一抹的。一队队前锋队走到皇帝跟前，行过军礼，向左右分开。中间又现出一面大纛旗来，上面绣着一个大“年”字，只见年大将军顶盔贯甲，立马在门旗下；这边皇帝两旁，文自尚书侍郎以下，武自九门提督以下，都按品级穿着蟒袍箭衣，列队相迎，却个个热得汗透重衣。年大将军

和岳将军一见了皇上的御驾，忙滚鞍下马，匍匐在地，行过大礼。接着那总兵、提镇、协镇、都统等一班武官，一个个上来朝见，皇帝吩咐赐，年大将军跟着皇上走进行帐去，一同坐席，那班王公大学士贝勒贝子在左右陪宴。九门提督兵部尚兵和一班在京的武官，陪着岳钟琪及一班出征的官员在帐外坐席。一时觥筹交错，君臣同乐。

皇帝在席间谈起了处死胤禩、胤禵的事体，年羹尧听了，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嘴里虽不说，心中却想到：好一个阴险得很的皇帝！我以后却要留心一二。接着皇帝又问起：“那班出征的英雄好汉，却如何了？”年大将军回奏：“臣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到青海西藏，掳得敌将的妻女，选那美貌的，都赏给他们做了妻子；便是那罗卜的母妹，臣也作主赏了那管血滴子的做了妻妾。如今他们个个被美色迷恋住了，却愿意老死在那地方，不愿再回京来了。”雍正皇帝听了，笑道：“国舅妙算，人不可及！”说话时候，酒已吃完，年羹尧起来告辞，说道：“微臣军务在身，不敢久留。”雍正皇帝格外殷勤，亲自送出帐来。一抬头，见那班兵士依然甲冑重重，直立在太阳光下面，那脸上被日光晒得油滑光亮，却不敢动一动，皇帝看了，心中有些不忍，便对内监说道：传谕下去，叫他们快卸了甲罢。那内监忙出去，高声叫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兵士们卸甲。谁知那太监连喊了三回，那班兵士们好似不曾听得一般，依旧站着不动。那太监没奈何，只得回来奏明皇帝，这时年羹尧正和皇帝说着话，也不曾留心皇帝传谕。

后来雍正皇帝听了太监的话，知道自己的圣旨不中用，便对年羹尧说道：“天气太热，大将军可传令叫兵士们卸了甲罢。”那年羹尧听了，忙从袖里掏出一角小旗来，只一闪，只听得哗啦一阵响，那三万人马一齐卸下甲来，一片平阳上，那盔甲

顿时堆积如山。雍正皇帝看了，不觉心中一跳，他想：“这还了得！他倘然一旦变起心来，朕的性命，岂不是在他手掌之中么？”皇帝心中十分懊恼，年羹尧心中却十分得意，他奏说道：“军中只知有军令，不知有皇命。还请陛下明鉴。”皇帝听了这个话，心中越发不快，便也不做声。年羹尧看看皇上的脸色不对，心中已有几分明白，忙告辞回营。从此以后，雍正皇帝看待年羹尧，表面礼貌虽格外隆重，暗地里却步步留心；替年大将军在京里收拾座一高大的府第，派着许多侦探在大将军府中监察着。

看看假期已满，年羹尧便辞别皇上，回陕甘总督任上去；一路自有地方官照料。内中有几个皇帝派去的侦探，也夹在他随从人员里，直到陕甘任所，从此，年大将军一举一动都有人报到京里；那年大将军却睡在鼓里，他自己仗着是拥戴功臣，新近又打平了青海，在陕甘一带地方，山高皇帝远，渐渐有点胡作妄为起来，前面已经说过，年羹尧精力过人，他每晚睡觉，必定要有五六个粗状蛮女轮流伺候他，倘然没有大力的女人，休想安睡。你想，天下的美女总是娇嫩的多，如何经得起他的蹂躏？因此他也不爱那些杨柳似的女人，在外面虽一般也有三妻四妾，个个长得长眉侵鬓，粉脸凝脂；在年大将军眼里，都拿她们当画里真真看，好看不中吃的。他无论出征或进京，他行辕中总藏着十个村妇，挨班儿服侍他。直到他做陕甘总督，年纪也大了，精力也衰了，才慢慢地和这班美人儿厮混起来。但是这时候，那班美人年纪都在三十左右，年大将军看看她们妙年已过，便有点厌恶起来；却打发他的手下人，在青、西藏一带搜寻年轻的回妇。

说也奇怪，那班回妇却长得美貌的多，不上半年，已搜得了十多个妙龄的少妇。年大将军天天和这班回妇寻欢作乐，倒

也十分快活。第二年上，年大将军带了大队兵马到陕甘青藏一带地方出巡去。看看到了西宁地方，便有一位蒙古贝勒名叫七信的出来迎接，连那地方官的妻子姊妹女儿，都要叫出来迎接，他见了略平头整脸的，便和她调笑一番，寻寻开心。那地方官忍辱含垢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如今他到了西宁地方，自然有一班官员和官员的眷属出来迎接。别的女人倒也平常，独有那七信的女儿，名叫佳特格格的，却长得天仙也似的面貌。看她又妩媚又华贵，年大将军不觉动了心，夜里便安榻在七信贝勒府里。睡到半夜里，他实在想这位美人想得厉害，便唤一个心腹小僮进来，命他拿着军令，到内院去传佳特格格来侍寝。那佳特格格见了军令，一半有些害怕，一半也有些羡慕大将军的威势，便悄悄地跟着那僮儿到外院去和年大将军伴宿。一宵风流，他俩人便万分恩爱。第二天，七信贝勒知道这件事，见木已成舟，且也怕年大将军的势力，便只好把这位掌上明珠送给了年羹尧。

年羹尧得了这位美人，便十分宠爱起来。一路出巡，都带着这位美人睡在帐中，把那班回妇丢在脑后。他因为要炫耀自己的势力，又要讨好这位美人，便传下将令去，着军门年督富玉山在他帐外吹角守夜。你想堂堂一位提督，如今替年羹尧打更守夜，未免太叫人过不去。

但是害怕他的威力，也无可如何。年羹尧夜夜同着佳特格格睡在帐中，耳中只听得帐门外呜呜一声高一声低地吹着角，心中觉得十分适意。夜夜这般吹着，那佳特格格便问：“谁在外面吹着角儿？”年羹尧听了，把格格的手儿向怀中一拉，笑着说道：“因为格格睡在里面，我便吩咐提督在外面把门。”那格格听了，把小嘴一噘，说道：“俺不信！哪有做到提督的人肯替将军把门的？”年羹尧说道：“你苦不信俺可以立刻唤他进来给你看。”说着，便吩咐僮儿：“把富提督唤进来。

”那僮儿领命出帐去，停了一会，便领进一个人来。年羹尧一看，不是那提督富玉山，却是那富玉山手下的一个参将。年羹尧问：“富提督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那参将知道事情不妙，忙跪下来说道：“富提督因为有要事，回帐去一趟，唤卑职暂时替代。”那年羹尧听了，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好一个大胆的富玉山，他敢不守军令，给我一齐砍了！”这句话一出口，便有刀斧手进来，把这个参将揪出营去。停了一会，便送进两颗头来：一个是提督，一个是参将。年羹尧吩咐拿出去号令。

自从年羹尧杀了这个提督以后，他手下的兵心却渐渐有点不服起来；但年羹尧却睡在鼓里，依旧是作威作福。这时他已经出巡回来，住在总督衙里，他大儿子年斌已封了子爵，第二个儿子年富也封了一等男爵，都带着兵马，驻扎在外面。年斌打听得父亲杀了富提督，擅作威福，心下大不以为然，便特意进省来拜见父亲，说：“俺们父子全仗军心，军心一散，万分危险。如今父亲杀了没有罪的富提督，实在叫兵士们寒心的。”

那年斌话没有说完，年羹尧早已大怒，喝一声：“孽畜！你敢是煽动部下来谋害你父亲吗？俺如今先杀了你！”接着喝一声：“绑出去！”便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家将进来，把年斌绑住。这时年斌的妻子于夫人正在屏后偷听，见公公要杀他的丈夫，如何不急。忙赶到内院去，跪倒在她婆婆跟前，求她快快去救丈夫的性命。她婆婆陈夫人，只生得年斌一个儿子，听了如何不急。但他老夫妻两人早已没有恩情，自己去求情，谅必是不中听，便想起她家中的教书先生王涵春。

王涵春是年羹尧十分敬重的人，凡是王先生的话，年羹尧没有不依的。当下她婆媳二人便站起身来，扶着随身丫环，急匆匆地从大厅后面绕过西书房去。这时王涵春正教年羹尧的小公子，名叫年成的，在书房中对课，忽然看见她婆媳两人满面

泪痕急匆匆地走来，跨进书房，便双双跪倒，不住地求王先生去救年斌的性命。王先生一时摸不着头脑，还是于夫人约略说了几句，王涵春听了，拔起脚来便走。赶到大厅上，只见那大公子正被四个家将押着，垂头丧气地出去。王涵春忙上去拦住了，一面走进大厅去，见年羹尧气愤愤地坐在上面，他一见了王涵春，却又满面堆下笑来，起身迎接。王涵春坐下来，先说了些闲话，再慢慢谈起年斌的事，王先生用极和顺的口气反复劝说了一番，又说：“大公子是一位孝子，他怕大将军中了部下的暗算，才直言进谏。”年羹尧平日原是十分相信这位王先生的，如今被他再三劝说了一番，不禁恍然大悟，忙传下令去，叫把大公子放了。那年斌进来，谢了父亲的恩典，退进后院，拜见母亲去了。这里年羹尧吩咐摆上酒菜来，宾主二人开怀畅饮。看官，你知道年羹尧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为何却敬重这位教读老夫子？原来这里边却有一个缘由，这个缘由说起来话长。

那时年羹尧的父亲遐龄，空有万贯家财，在三十岁上，生了一个大儿子，名希尧；看看自己到了四十岁还不曾生第二个儿子，心中十分懊恼。后来他夫人在三十八岁上又得一胎，生下一个年羹尧来，把个年遐龄愉活得直把年羹尧宠上天去。看到了八岁年纪还不曾上学，年遐龄便去请一位饱学先生来给他上学。谁知年羹尧自小生性粗蛮，也不愿读书，见了先生，开口便骂；那先生生气，便辞馆回去。一连换了五六个师傅，他总是不肯读书。他年纪慢慢地长大起来，又天生的一副铜筋铁骨，他后来不但见了先生要骂，且还要打呢，那许多先生个个被他气走。从此以后，吓得没有人敢上门来做他的先生。那年羹尧见没先生，乐得放胆游玩。这几年被他在府中翻江倒海地玩耍，险些不曾把家中的房屋拉坍。年羹尧看看长到十二岁

了，还是一个大字也不识。年遐龄心中十烦闷。有一天，他带着儿子在门外闲玩，忽然一个走方郎中，摇着串铃儿踱来。走到年家门口，向年羹尧脸上仔细一看，说道：“好一位大将军！”要知这个走方郎中，以后和年家有什么关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鸟尽弓藏将军灭族 妻离子散国舅遭殃

却说这位走方郎中原是有本领的，当时他看定十二岁的小孩子将来有大将军之命。年遐龄还不十分相信，那走方郎中又仔细一看，连连说道：“险啊！将来光大门庭的是他，险遭灭门大祸也是他。须要多读些诗书，才可免得这祸事，”提起他儿子读书的事体，年遐龄便触动了心事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这孩子便坏在不肯读书！”那郎中说道：“老先生倘然信托晚生，包在晚生身上，教导他成个文武全才。”年遐龄听他说话有几分来历，便邀他进府去暂住一宵。那郎中把自己的来历和教导年羹尧的法子细说一番，说得年遐龄十分佩服，到了第二天，便要请他做先生。这郎中说道：“且慢，老先生且拿出二万银子来交给晚生，晚生自有办法。”年遐龄听了，毫不迟疑，便立刻拿出一扣钱庄折子交给先生，任凭先生用去。从此以后，合家上下都称他先生。

那先生拿了银钱，依旧不管教年羹尧；只是在年府后面买了一方空地，雇了许多工匠，立刻盖造起一座花园来。楼台曲折，花木重重，中间又造一座精美的书室。直到残冬，才把一座花园造成，四周高高地打一重围墙，独留着西南方一个缺口。先生便拣定明年正月十六日，为年羹尧上学的好日子。到了那日，年遐龄便备办下酒席，请了许多亲友来陪先生吃酒。吃完

了酒，年遐龄亲自送年羹尧上学去，他向先生作了三个揖，说了种种拜托的话，转身便走。先生把年遐龄送出了那围墙的缺口，吩咐工匠即刻把那缺口堵塞起来，只留一个小小窗洞，为递送茶水之用。那年羹尧住在围墙里面，只因花园造得曲折富丽，一天到晚玩着，却也不觉得气闷，那先生坐在书房里终日手不释卷，也不问年羹尧的功课，年羹尧也乐得自由自在，在花园中游来玩去；他自从到了花园里，从不曾踏进书房一步，也从不曾和先生交谈一句。他高兴起来，便脱下衣裤，跳下池中去游一回水；有时爬到树上去捉雀儿；春天放风筝，夏天钓鱼，秋天捉蟋蟀，冬天扑雪，一年四季，尽有他消遣的事体。有时玩厌了，便搬些泥土，拔些花草，也是好的。他在花园里足玩了一年，好好的一座花园，被他弄得墙坍壁倒，花谢水干，甚至于那墙角石根，都被他弄得断碎剥落。只有那先生住的一间书房，却不曾进去过。便是那先生眼看着年羹尧翻江倒海，他也不哼一声儿。后来年羹尧实在玩得腻烦了，便进书房去，恶狠狠地对先生喝道：“快替俺开一个门儿，俺要出去了。”先生冷冷地说道：“这园中没有门的，你倘要出去，须从墙上跳出去。”年羹尧见不给他开门，便擎着小拳头向先生面门上打去；只见那先生双眼一瞪，伸手把臂膀接住，年羹尧不觉“啊唷”连声。先生喝他跪下，他怕痛不得不跪了。先生放了手，他一溜烟逃出房门去，一连几十天不敢进书房去。

看看又到了秋天，景象萧索，年羹尧也实在玩不出新鲜花样来了，便悄悄地走进书房去，只见先生低着头在那里看书。他站在书桌边默默地看了半天，忽然说道：“这样大一座园子也被俺玩厌了；他这小小一本书，朝看到夜，夜看到朝，有什么好玩？”那先生听了，呵呵笑道：“小孩子懂得什么？这书里面有比园子几千百倍大的景致，终生终世也玩不完，可惜你

不懂得！”年羹尧听了，把颈子一歪，说道：“俺却不信，你且说给我听听，怎要的好玩法？”那先生听了，摇着头说道：“你先生也不拜，便说给你听，没有这样容易。”那年羹尧听了，把双眉一竖，桌子一拍，说道：“拜什么鸟先生！俺不希罕！”说道，他一甩手出去了。这先生也任他去，不去睬他。又过了十多天，年羹尧实在忍耐不住了，便走进书房来，纳头便拜，说道：“先生教我罢！”先生这才扶他起来，唤他坐下。第一部便讲《水浒全传》给他听，把个年羹尧听得手舞足蹈；接着又讲《三国志》、《岳飞传》，和古往今来英雄的事迹、侠客的传记。接着又讲兵书、史书、经书、以及各种学问的专书；空下来教他下棋、射箭、投壶。后来，十八般武艺也件件精通，又教他行兵布阵的法子和飞檐走壁的技能。足足八年工夫，教成一个文武全才，此时，先生便叫年羹尧自己打开围墙出去，拜见父亲。那年遐龄八年工夫不见他儿子，如今见他出落得一表人才，学成文武技能。如何不喜，忙去拜谢先生。那先生拱一拱手，告辞去了。任你年遐龄父子再三挽留，也留他不住。他临走的时候，只吩咐年羹尧记住“急流勇退”四个字。年羹尧如今富贵已极，却时时感念他的先生，因此他如今也十分敬重这位王先生。

这位王涵春，虽敌不得年羹尧先生的文武通才，但在年大将军家里却也十分忠心，便是年大将军也十分信任他。他除教小公子读书以外，兼管着年家的家务；年大将军没事的时候，也常常找王先生说话去，这王先生是一位仁厚的长者，他见年大将军杀人太多，心中万分不忍；只因年大将军性如烈火，也不好劝得。年家有两个厨子、一个丫环为王先生送去性命，这是王先生一生一世不忘记的。他在临睡的时候，总要念一念《金刚经》超度他们，这件功课，他到老也不肯间断。

第一个厨子姓胡，在年大将军家里当厨子已有四年了。有一天，年大将军请客吃酒，有一样菜名叫鼋裙，是年大将军特意点做的，这时王涵春坐在第一位，家奴送上一大碗鼋裙来。王涵春不知是什么菜，问时，年大将军解说是鼋鱼背上四边的肉，称做“鼋裙”。说着，举走箸来逊客。王涵春夹一块在嘴里，年羹尧问他：“调味浓淡如何？”这时因菜太热，王涵春舌根上被菜烫得开不得口，只皱着眉头，把头略摇了一摇。年大将军看了，认做王先生嫌味儿不佳，他便回过头去，暗暗地向门外的侍卫点了一点头。停了一会，只见那侍卫手中捧着一个朱漆圆盘，盘上遮着一方红布，走进屋来，向上一跪，嘴里高声说道：“胡厨子做菜失味如今砍下他的脑袋来了。”说道，把那红布一揭，只见盘中搁着一颗血迹模糊的人头；把一屋子的客人吓得个个转过脸儿去不敢睁眼。王先生问：“究竟为了什么事？”年大将军：“因见先生皱着眉头，知道味儿不佳，所以吩咐把他砍了。”那王先生听了，不觉直跳起来，连说：“罪过！”才把自己因烫嘴才皱眉头的原因说了出来。那年羹尧听了，也不说什么，只是一笑罢了。胡厨子被杀死以后，接下去的一个钱厨子，也知道从前的胡厨子因做菜失了味砍脑袋的，便格外小心，每天吃什么菜，先去问王师爷。这样子做了一年，倒也平安无事。

这王先生是杭州人，有一天，他忽想起杭州的豆腐脑十分有味，第二天便吩咐钱厨子做一碗豆腐脑。年大将军和王先生是同桌吃饭的，见了这碗豆腐脑，他便勃然大怒，说：“豆腐脑是最贱的东西，如何可以这么怠慢先生？”喝一声：“砍下他的脑袋来！”吓得那王先生忙下位来拦住，说明这碗豆腐脑是自己特意要的，年羹尧才罢休。又尝尝那豆腐脑的味儿，却十分可口，便吩咐：“以后每天做一碗豆腐脑请先生吃。”这

王先生天天吃着豆腐脑，也吃厌了，只是不敢说。后来那钱厨子因家中有事靠假回去，便雇用了一个新厨子。新厨子听说王师爷要吃豆腐脑，也照样做了一碗。年羹尧一尝，那豆腐脑又老，味儿又苦，不觉大怒，喝一声：“取下脑袋来！”王先生急要拦时，已来不及了。

后来，那钱厨子假满回来，依旧做一碗豆腐脑，那味儿依旧是十分鲜美。王先生诧异得很，暗地里唤厨子来问时，那钱厨子说：“每一碗豆腐脑，用一百个鲫鱼脑子和着，才有这个味儿。”那王先生听了，连声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新厨子真死得冤枉，叫他如何知道呢？明天快把这碗菜免了罢。”

过了几天，年羹尧又想出一样新鲜小菜来，立刻请了许多宾客，那王先生依旧坐了首席，酒过数巡，只听得年大将军吩咐上菜：只见每一桌上，上面安着一个大暖锅，暖锅里煎着百沸鸡汤鱼翅；又每人跟前安一个五味盆，一个银锤子，一把银刀，一柄银匙。大家看了，都莫名其妙。停了一会，每人跟前搁着一个小木笼，笼里囚着一只小猴儿。那猴头伸出在笼顶外，好似戴枷一般，把猴子的颈子锁住，使它不能伸缩。年大将军先动手，举起锤子，在猴子的顶门上打一下，打成一个窟窿；把银匙探进窟窿去，挖出猴子的脑髓来，在暖锅里略温一温便吃。吃到一半，又拿银刀削去猴子的脑盖，再挖着吃，当时许多客人见了年羹尧的吃法，都如法炮制。一时里猴儿的惨叫声，刀锤的磕碰声，客人的赞美声，诸声并作。王先生坐在上面，早已吓怔了，便推说头痛，溜回房去。那班客人个个吃得舐嘴咂舌，连称异味。年羹尧也吃得呵呵大笑。这一席酒，直吃到日落西山，杀了一百头猴子。年大将军吃得酒醉饭饱，便踱进书房来看望王先生。这时恰巧有一个丫环送茶给王先生，那王先生一面伸手接茶，一面起身招呼年羹尧。两面一脱手，“啵